

卷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一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下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處

體居上體之下純廢居上道則處下之體曠故終日乾乾至

若于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躍而行不

乎也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以

不也乎也上九亢龍有悔彖曰大哉乾元萬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88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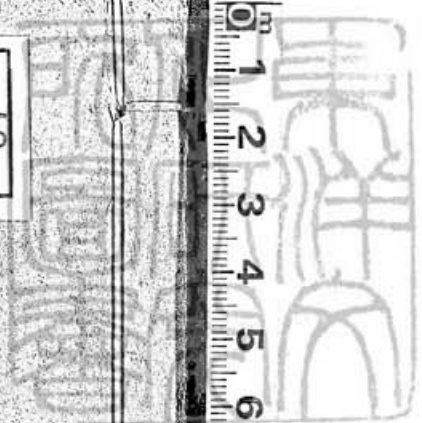


書名 群書治要五十卷 元和二年銅活字印本駿河版
撰者 唐 魏徵等 奉敕輯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纂-纂言
索書號 貴重-33
編號 C5884000

群書治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5



十一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史記 本紀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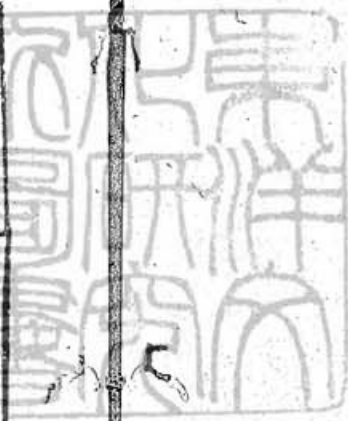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名曰

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侑齊侑疾也

言聖德幼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

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

習用干戈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



野坂泉地名三戰然後得行其志蚩尤作亂乃與

蚩尤代神農氏是為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

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于江北逐葷粥獫狁也邑于

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

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勞勤心力

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脩德撫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創

木為舟創木為楸舟楸之利以濟不通服牛

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折以待暴客斷木

為杵掘地為曰杵曰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為

弧剝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諸侯咸叛

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

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

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

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共餘地典

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分掌

四方各如已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歧伯

嘗味草木典醫疾今涇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

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

以治及至黃帝為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

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

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

周禮所謂大成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為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去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

意之子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

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幽陵

南至于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

山焉名度索上有大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

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皆平而來服屬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平九

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大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離萬物有序帝嚳

高辛者高陽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黃帝之

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

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

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

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

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為木正祝融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

士為土正是五行
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勛其仁如天其智

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

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欲諫之鼓命羲和四子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獄之

職故名微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出

而作曰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哉我哉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

茅茨不剪採椽不斷夏服葛衣冬服鹿裘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

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以孝

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

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

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上

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窳病也一

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

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事莫不時序

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

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

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神道設教

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群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曰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

上帝之載無見其斯之謂乎也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

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聲教訖于四海於是

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於是大平治

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爲桀不務德而武傷

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

走鳴條

南夷地名

遂放而死湯始居亳征諸侯

夏

方伯得專征伐

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

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迺進君國子民爲善者在王官勉哉勉哉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
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
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
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湯
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伊陟
也子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性
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其有關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

枯死殷復興故稱中宗 帝辛天下謂之紂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

獸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

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姐己

有蘇氏姐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

聲比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

錢鹿臺在朝而盈鉅橋之粟鉅橋鹿水之大

益收狗馬奇物充巨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沙丘

在鉅鹿東北

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鬼神以

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

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廼

重辟刑有炮烙之法

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姐

已笑名曰炮烙之刑也

以西伯昌九侯

鄴縣在九侯城

鄂侯為

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

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并脯鄂侯西

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姜里

河內湯陰有姜里城

西

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

紂廼赦西伯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

人弗親又用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多

叛紂微子數諫不聽廼遂去比干強諫紂怒

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廼詳狂為奴紂又囚

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

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

姐已殷民大悅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

其利有功封於郟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
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
國人皆戴之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遵后稷
公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
日中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
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
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
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

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
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滋
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
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
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入曰振示天下不

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

用

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

穆王即位將征犬戎祭

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為王曰不可先王耀

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

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

阜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

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

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世載德不忝

前人至于文王武王照前之光明而加之以

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

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非務

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

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夷蠻要服

甸侯服甸服者祭祭日侯服者祀祀月賓

服者享享時要服者貢貢歲荒服者王詩云

不來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

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先修志意有不享

則修文文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有

貢之名號也

不王則修德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

序成而有不至

則修刑

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

於是刑不

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刑

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

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

於德無勤民於遠見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今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頓乎

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

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

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

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

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

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

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

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

極中也

猶

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
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
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名穆也曰民不
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莫敢言
道路以目以目相
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

於防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
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
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生口之宣
言也善敗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
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
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
于瑳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
復宗周幽王嬖愛褒姒欲廢后并去太子用

襄妙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襄妙不好笑
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舉烽火諸
侯悉至至而無寇襄妙乃大笑幽王欲悅之
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王之廢后去
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王王
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歧
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

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歧下野人
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
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
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
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
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
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
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繆公恠之

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
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
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
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
滯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
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
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
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

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
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
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
其志爲由余請以䟽其閒君臣有閒乃可慮
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
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
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錄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在長安西北南臨渭自雍門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

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

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

人名反

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

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
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
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
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
及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
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
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

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
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
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
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誥守尉
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禁民聚語并畏其謗也以古
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
不燒黥為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
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
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鑿之咸陽以象天極
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
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乃寫
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
於是立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
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

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
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
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
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
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
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
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

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負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攝伏謾欺以聚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廬生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詆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

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 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

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
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
令掌官殿門戶任用事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
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
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遵用趙高
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
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
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

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
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
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生
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
下遂從時無疑即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
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
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

製 複 不 許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
杜羣臣諫者以爲誅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
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
令烝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
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
曰羣盜郡守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
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等數却二世使人讓
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

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
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
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
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
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
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
將王離等自閔以東大氏盡叛高恐二世怒
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馬

殺之心不樂恠問占夢卜涇水爲祟二世乃
齋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
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闕樂其弟
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
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
即二世數曰足下驕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
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
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

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
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
下雖多言臣不敢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
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
王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
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
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
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

旁諸侯兵至項藉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
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
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
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
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足已不問遂過而
不變二世受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
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
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

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
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
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以三
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
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
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
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
諸侯從其削也內守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

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
海內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
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
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
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
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
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
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

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
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
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
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
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爲一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

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
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
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
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
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
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
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

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

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
昭王孝文王莊襄

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

尊而制六合執捶拊拊拍也一
作槁朴以鞭笞天下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

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名城殺

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斷華

山為城也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

兵而誰何猶何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

餘威振殊俗陳涉壘牖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凡壘為

窓也眊隸之人眊民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倔

起什佰之中首出十長佰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

之眾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羸

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

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穀函之固自若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鉏耰棘矜

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耰椎塊椎也非鏃長鎗矛戟長刃矛也適戍

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

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絜東之絜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

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

政夫寒者利短褐

也小襦

而飢者甘糟糠天下

之噉噉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簡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

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歛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

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

過也釐公立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殺期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傳之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倭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

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

吏群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為君

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床上六十七日屍虫出于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待士猶

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武
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
為魯大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
必犯王犯王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
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子建諸侯
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王之
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
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

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命廢也王其圖

之弗聽卒立戲為太子是為懿公括之子伯
御攻弒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
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
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
知燕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
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

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旣立不明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不可振也紂爲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

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其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

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常山有五縣自代來謂公

仲曰君實好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
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
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乃朝烈侯
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
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
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
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
相國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仲

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單復具為襲也

魏文

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間未嘗不載

也秦嘗欲伐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

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文侯

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

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

文侯弟名成也

二

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與達視
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

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
李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
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
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
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
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
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
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

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
內是以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
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庶得
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
對願卒為弟子矣

齊威王初即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
治於是威王召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
視即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弊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

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魚於河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
 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之也
 徙而從者七
 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則道不拾遺將
 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
 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紀伊德川
 氏藏板記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